

尖

陽

業

筆

大陽叢筆卷之四

海寧 吳 騫 槎客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云夫秦師襲鄭在襄王二十五年時姓王孫滿之後滿頃王孫也考秦師襲鄭在襄王二十五年時頃王尚未即位果如鄭言則爾時王孫滿乃王曾孫也

謝道韞論語贊曰衛靈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麓者乖夔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矣右見藝

文類聚然所積似未必係此二章當更攷之

李善文選注云孟子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周威王師其事孟子及史記列傳未見

南宋孫觀內簡集蘓逢除右司郎官制詞云其官某朕紹休鴻緒

思用老成注相方深慙遺興歎懷人念遠知孤突之教忠崇德

象賢庶臯陶之濟美以爾儒術之茂嗣其先人忠厚之資信於

當世屬靖康之初政衰元祐之舊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子

纘紹相見儀刑擢自臺郎延登宰屬益思勉勵光賁前人暹東

坡子過之弟也世傳覲為東坡微子果尔亦當時一佳話

漢淮南王謀反自殺民謠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

二人不相容許慎淮南子注云一尺緡好童之一升粟春蓬之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二書所載各不同

古字未有翻切但云讀若至高誘呂氏春秋注崔杼之子相與私

闕讀近鴻緩氣言之慎行論許慎淮南子注恣爾思民云恣讀人

謂恣然無所知之恣籠口言乃得要畧又牛蹠之泔無尺之鯉

注泔潦水也泔讀延祐曷問急氣閉口言也辨真訓按延祐曷問不可解疑有譌

此華嚴字母開口閉口之權輿歟詩遠送于南釋文沈協乃林切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此緩字蓋猶云韻寬又非緩氣急氣之謂

嘉興府治頭門甃石為基高數十尺上蓋飛樓勢極高聳樓西一

間中有古棺一缺絙懸其四角前和有字云金花帖睦爾之柩

至今尚在樓中遇風則動搖

論語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韓氏筆解次以子曰宗族稱孝二句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四句次鄉黨稱弟焉下云行已有耻為上文簡編差失也唐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據第惜漢石經已亡不知何如耳

嘗見蔡忠惠一帖云澄心堂紙一幅濶狹厚薄堅實皆類此乃佳工者不顧為又恐不能為之試與厚直莫得之見其緒緒細似可作也使人只求百幅蓋宋時尚能造此紙故至百幅猶云只求今則金粟山宋藏經紙且不能仿明宣德內庫牋則畧得其髣

髣耳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吾山井鼎七經孟子攷異作歌而過孔子之門初讀頗疑之及觀陸德明釋文云孔子下邑氏曰下三車也鄭云下堂出門也然則山井氏所據乃鄭注本此可補釋文所未備也

錢塘姚進士之駟少博學洽聞為諸生時嘗彙古今事為類林新詠三十六卷藝林稱之又纂後漢書補逸東觀漢記八卷謝承後漢書四卷薛瑩後漢書一卷張璠漢記一卷華嶠後漢書一卷謝沈後漢書一卷袁山松後漢書一卷司馬彪續漢書四卷共二十一卷今類林新詠以便于檢習學者幾於家置一編而後漢書竟不知其存亡可惜也

近俗孫曾在襁褓服祖父母若曾祖父母之喪輒曰花之孝按姚
旅露書京師期功以下服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朵曰花之孝
莫知所自始俗稱蓋猶沿于此

雕漆器明時謂之剔紅乃永樂中果園廠始仿宋製宋剔紅多金
銀為裡明則以錫木為胎漆朱至三十六編為足或至七十二
遍宣德器色較永樂剔紅而鮮妍過之

梁武帝嘗訓釋論語而梁書南史本紀皆不載經典釋云於事君
數引鄭世主反謂數已之功勞也武帝音色具反注同皇氏義疏引一
云數言計數也此當即武帝之義陸云注同者蓋謂安國注中
數字音同爾朱氏經義攷誤會而云武帝亦同鄭解非也
又按資暇集云梁武帝讀宰予晝寢書胡卦反謂晝飾其寢也

据此則昌黎筆解之說亦竝自梁武矣

隋侯白注論語亦以畫為畫

山陰楊處士賓以書法擅名家藏碑刻甚多嘗著錢函齋題跋人竟傳抄予得其墨跡數幅皆論書法其一云姜西溟少時學米董有名然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懸腕學晉人書丁丑後方聽余言用大拇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餘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考功之後一人哉蓋自負如此

賈公彥周禮正義叙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盛成孔演命明道經學者往不能句讀攷易緯通卦驗寘作宜日作白鄭康成注云矩法也燧人在宓戲之前始王天下但持斗機運之法指天以施教今作其圖緯之計演時無書刻

白蒼精牙肩之人能通靈之意謂宓戲將作易也昌文王名也
又將成之謂觀象而繫辭也

按馬驥絳史引作燧皇始出握矩表計實圖其刻曰蒼牙通
靈孫穀古微書引作其刻曰蒼渠通靈又與此文异不知所
據何本也

經書言頊命者凡三成王頊命見于尚書葉公頊命見禮緇衣篇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孫綽注謂此乃周公頊命魯君之詞

晉綦母邃世次行事不可攷嘗注孟子七卷見于隋書經籍志孟
子正義見隋志梁有綦母邃注之語遂以為梁入誤也隋志又
載邃有列女傳七卷又注三都等今皆亡逸不可見所注孟子

惟李善文選注引數條夫子當路于齊云當路居要地也伯夷
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為也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
容不恭謂禽獸畜人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秋陽以暴
之云周之秋陽夏之盛陽也驅龍蛇而放之沮云澤生草言菹
列女傳則未見有引之者惟史記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
曰美人榮之芳類若苔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集解引羸母
遂曰陵苔之草其莖紫又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已知貴
盛羸滿也觀此似遂所作者乃列女傳注耳隋志或脫注字未可
知也漢劉向著列女傳晉皇甫謐亦有列女傳遂殆在謐後也
嘉興譚聖俞太僕萬歷中為山東督餉叅政與島帥毛文龍不協

為閩黨所扼憤懣嘔血卒于任居官風節尤表表于貞良孫吉

璉竹垞皆為志其墓石太僕事祇略見于靜志居詩話蓋語焉

而不詳也予見沈耿嚴吾鄉未刻稿有明太僕譚公傳一篇載之甚

悉可與五經進士墓表小譚夫太史刑天墓誌銘參觀曰附錄于左間

讀漢紀至東漢永興延熹之年內則寺人執國之柄外則吏黷

民流亂萌四起其時公忠亮達如朱公叔皇甫威明經理雍冀

諸州官方肅清戎馬綏靖足以有為矣然皆觸忤奄豎橫准置且

綱威明以幾哲幸公叔卒憤懣發疽以死又讀晉紀永嘉建武

間如陶士雅劉越石慨宏濟輯寧并豫皇經有再興之望乃

賊臣搆難于上契瑜剗刃于下越石竟以禍終而士雅感激發

病以死漢晉之亡其國事人才大率如此小雅節南山之篇曰
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又十月之篇曰不慈遺一老俾守我王皆
嫉邪憫正之詞而國祚隨之噫何其傷也及近按明季喪亡其
釁至毒天啟之璫禍極矣爪牙搏擊于外使材賢幾盡如漢晉
之末數君子者其禍賊尤甚焉予曰叙述明太僕譚公始末而
不禁為之案歎而涕洟也太僕諱昌言字聖俞號允同嘉興人
萬曆甲午首解額辛丑成進士初知常熟縣有惠政調婺源刊
朱子遺書千餘卷開金竺隄雙湖土人行旅皆便之呼譚公嶺
復知樂城抑巨璫王進忠削其免役田什七諸閭歛迹而募民
鑿井六百溉高邱四十餘村迄今成沃壤以課最遷南兵曹補

北車駕司出提學福建矢公慎首相葉向高孫應童子試勿錄也門驛真宗師先是禁撫順不宜出師言果驗以知兵除山東督餉叅政兼登萊海防監軍時山東事孔棘登萊于額兵外增召募兵八萬島帥毛文龍欲由海道濟師御史游士任招募淮兵無見糧而嘩遼民航海避難者數萬巡撫陶元暉疑不納飄泊海濱將為亂登萊旦夕糜沸公聞兼道赴官密擒嘩兵為首者斬以徇餘悉不問分挿遼人于登萊青山三郡三千六百有奇編列戶籍給牛種流移得所居無何濰縣兵民相鬪濰令以遼衆反聞巡撫檄兵會勦公單騎入登營執遼將李進忠手曰遼民即我民遼將即我將誰言反者傳箭慰諭之將士皆感泣不

煩兵而事解督撫上其功舉直省監司卓行第一詔不次擢用
賜金加啣尋推山東巡撫當是時島帥毛文龍之鎮膠東也籠
海外織皮駝馬之饒括金貝以飽中人之府其帳中擁觀軍容
之虐威呼噏權輿捷桴鼓外輸約信以數百萬而斬馘部民邀
俘獻功謂旦晚侯封可待者自節鉞以下莫不怵息以承島帥
之尻公則每事必過其姦帥掠平民毒其舌咽其喉詐為獻俘
計公則多方全活之以顯斥其固而朝鮮李恟弒篡請封帥甘
其重寶導之來以介于璫公怒曰弒賊不討而封之何以示屬
國拒不許登岸帥患事權不足以箝勒文臣私請勅使得得兼舉
刺公具揭力爭其非制不可于是璫與帥之疾怒次骨矣會御

史魏光緒給事中魏大中各疏其罪狀文龍疑出自公因購蜚語借一司糶同知翟棟詞連及公謀煨煉成獄公念一身不足惜痛權奸覆國莫可救止憤懣嘔血卒于官邸山東百姓莫不哀其心而恨其事崇正即位忠賢伏誅錄以死勒事諸臣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復下禮部議謚法會明七事遂寢公生平執義勁彊公忠許國不以利害奪所守至應機緯務具深識遠略當其任南兵曹也時福藩遷延未就封特迫廷臣請詔來春之國而故索江南解舡五百艘為發裝時方秋度冰堅不及赴公慮內廷以舟之不集為藉口立遣官就北按辨速訖報聞福乃就藩隱然有安儲功識者躉之子四人貞嘿登進士貞良以五經

登進士乙酉典粵東試貞良子瑄舉孝廉官給諫以文學直節
著于時予昔以明史脩貞史館綱繙嘉廟寔錄及志乘諸書未
嘗不歎息嚮徃于公今給練君復出行狀暨諸行事介同里查
聲山度常請予為之傳予益有感于明季喪亡其養祠覆轍解
不券合于漢晉淪滅之年當太僕經略登萊間戢亂撫流定禍
敗于呼吸之間其于皇甫祖劉之威信權宜奚遜焉若夫敬詐
俘之固上拒逆節之獎奸爭侵官之悖制是朱公叔之所以尊
國體而遏異萌也向使遇英群為之驅除其于匡主救時功業
可勝道哉且公死無何而撫臣李嵩李精白疏建忠賢景仁祠
蓬萊閣與諸省響應報可設公未死安知無顧忌于強項使

君之髮衝冠也乎鄭昌有言山有猛虎藜藿不採追青齊之
故迹孔北海死而後移鼎之迹形矣國其可以無人乎哉乃跼
踏于權逆之鑊鉞既不能為威明之幸全同昔之二臣感憤以
空歿僅不嬰匹碑處仲之毒特一間耳嗚呼安得不悲其志而
惜國事之淪胄以終也

碑當作碑

海鹽彭太僕殉節于江西公子孫貽在家聞變不避兵革徃求父
屍僧人指以墮垣之下發之弗識也判臂血驗之得實遂奉歸
葬焉右楊園言行見聞錄所紀按其後十餘年又有義士曾堯
昶送太僕骨歸海鹽歷言太僕殉節事甚悉舉家驚異以滴血
法驗之良是始知前孫貽所葬者蓋猶未真也於是踴慟幾絕

楊園先生所記者殆在真骨未歸之前歟吾鄉陳乾初先生確
聞曾義士送太僕之骨跽特作彭觀民先生跽骨記然不及海
鹽縣續圖經所記之詳也

梁中書侍郎劉臻少觀班史讀田宵為田宵元帝問之荅曰家有
舊本以雌黃塗之改宵為宵帝無以難之今漢書仍作田宵不
作田宵按史稱臻耽悅經史終日單思至于世事多所遺忘嘗
欲詣劉訥誤至己家既扣門臻猶未悟大呼劉儀同可出矣其
子趨迎臻驚曰此汝亦未耶其子荅曰此大人家顧盼久之乃
悟蓋臻雖好學而非明敏之士或偏信誤改之書未足深憑也
唐開成石經今在西安府學九經而外益以孝經論語尔疋凡十

二經及九經字樣五經文字按池北偶談云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為補刻以成完書據漁洋此言蓋石經中有孟子者乃賈氏刻本也又康熙中西安方伯阿敏圖石劉刻大學中庸

陳際泰書論有云再一傳而賊射天逐太康而立仲康此與莽據何異其行羲和之征稍能見武此適促其忌耳高貴卿公之不免千載一揆焉在其不然也國統中絕少康嗣興而書無聞焉豈遂奄而不振乎按史記夏本紀太康既崩弟中康立時羲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姓之之作允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康立攷傳記博言太康為羿所逐而仲康未聞有為臣下

弒逆之事今大士以高貴鄉公擬之未識其何所据也

却掃編引漢書食貨志官與牢益蕪林曰牢價直也今世言碩手
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益蕪鹽益也鄒魯古煮字今
煎鹽之器謂之鹽以錢為之廣表數丈意盆之遺制也今鹽場
所用皆元豐間所為製作甚精非官不能辨然亦有編竹為之
而泥其中者烈火然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按今
世煮鹽之盤錢與竹並用之錢盤廣不過數尺竹盤則編竹而
塗以石灰不待其燥約旬日一易亦無甚大異也

尚書宅岯夷陸德明云尚書攷靈耀及史記竝作宅岯錢按錢即
夷又與鐵同集韻六脂有錢字近知初注岯錢東表之地是錢

與夷音義俱通不過寫法不同耳近人作古今文尚書辨竟作
宅岵鐵是音義俱乖矣

世傳歐陽集古錄跋尾或云原書已亡乃文忠子棐撰集此語恐
未然觀跋中題歲月多在公生時下又每跋注見真跡及見集
本蓋公藏金石文字字千卷殆皆散跋卷尾未嘗編次成書至公
沒後其子棐始從各卷編集為一書耳不然如皇祐嘉祐治平
熙寧等歲文忠尚無恙乃棐竟題跋以入公集無是理也

劉一清錢塘遺事載萬回哥：神不問省部吏曹市肆及娼家無
不奉祀一飯必祭其像蓬頭笑面身着綠衣手左擊鼓右執棒
云是和合之神可使人萬里外亦回故名萬回隆興鉄柱觀側

武當福地觀內皆祠之按唐徐彥伯有萬回神跡記史惟則八分書開元二十五年作見金石錄不知此石今猶存否

京房易傳有一世至六世及遊魂踈魄此皆以卦變言之凡八卦一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變者卦之終也謂之遊魂七變而返者卦之體復也謂之踈魂

姤初六繫于金柅趙汝樸周易輯聞柅所以運篲以繫絲之有
時而絕柅之運愈繫而不愈窮一陰初生固漸進而必壯九二
繫之終不能出吾弼綸防範之外金柅之喻取象甚精按篲亦
作篲王縛切方言云篲棖也哀豫河濟之間謂之棖今江浙亦
謂之篲子柅者女履切舊注止車木集韻又丑利切音四篲柄

也若依趙說當讀如後音

宋進士有免解免省特奏名等稱按明黃忠端公尊素宋科目攷
今三年鄉試一省彙所屬郡邑而試之宋則諸州各自為試各
自發解與路分無與惟有官鑠廳應舉者及避嫌遠鄉之人試
于轉運司反謂之別頭試今士人一經鄉舉則當會試之期徑
偕計吏不復取解宋則有恩例始得免解或減一舉而已其下
第進士雖曾中省試即今會試未科仍復解試中格然後得上省試
也今殿試不過名次升降無有黜落宋初于御試特重苟不中
格則省試皆虛也所謂特奏名者凡士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
或御試所不錄者積前後數舉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榮士徑

可附試其薦舉者不試于州郡唯試禮部不中亦許赴御試故有免解免省之條

明泰和王文端公直博學有才辨嘗作夷齊十辨凡數千言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辨山中之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辨道遇文王與周紀書來蹠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后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于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文端之說大抵主孟子而糾史記之說莆田鄒守愚又有反夷齊十辨論者終以文端為長

去余居里許濱海有捍沙廟相傳神姓張名祿或云張夏廟無碑
記可攷未知創自何時明貝清江土偶對曰海岸有古桐祠奉捍
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科然而烏鳶噪其巔入其
戶則毒草芴然而蛇虺蟠其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
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云々據清江五百春
秋之說蓋創于宋時也談遷海昌外志謂咸淳間曾賜額今亦
無可攷

洋紅與洋青俱出大西洋國而洋紅特貴白銀一金易一兩四兩為一

金色殊鮮麗可久歲以供內庫見印光任澳門紀略

漢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徙濟南伏生受尚書蓋歐陽生

字和伯而亡其名歐陽永叔作家譜自言出于子乘歐陽欽

生三子曰容述興並受業濟南伏生歐公疑容即儒林傳之和

伯述興無攷夫和伯之名漢唐諸儒皆不知不應後來族譜翻

有之而又不著其字且譜又曰容娶夏侯氏生子巨娶戴德

之女生子遠娶兒寬女生子高高師古曰字子高娶孔安國

女凡累世所娶悉皆儒林傳中人女亦可異矣按儒林傳云歐

陽生授兒寬又授業孔安國則三人之年當不甚相懸據譜則

歐陽生之孫為兒寬婿而曾孫又為孔安國婿傳言安國早世

安得有如是之少女何其叅錯之不倫耶蓋族譜之不可信雖

歐公猶尔何況其他

明泰州周廷芳先生蕙得薛文清之傳門人洒掃設座跪而受教
性至孝以父久客江南不返渡揚子江尋之舟覆溺死馬伯循
先生理三原人學行醇篤與呂涇野竝為關中學者所宗以地
震與其妻俱死天道之不可知如此

程淮伊川先生六世孫咸淳間為安慶倅後居池陽元時其族尚
蕃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蓋其家教如此淮所著有太學中庸理
粹一編見白珽湛淵靜語

徐健舍編
宋志畧十
卷化城奴
風土人情家
詳備刊於道
光二十五年

渡海輿記一卷不著撰人雍正十年知將樂縣安岳周子仁序記
臺灣及海外諸國風土甚悉其論宇內形勢云中華之地道理
雖廣以天樞揆之偏在東南而東南半壁又皆海也自遼陽為

中國東北極際緣海而南為天津次山東之登萊青三郡有沙
門等五島與遼東朝鮮相望一帆可即次膠州次江北安東縣
黃河之水由北入海次狼山揚子江出焉次崇明上海為吳淞
三泖震澤諸水所歸次浙江之柘浦海鹽次錢塘次寧波府有
舟山廣八百里今為定海縣又有普陀巖巖觀世音香刹在焉
次台溫次沙城為浙閩之交過此為福寧州次閩安鎮是閩省
門戶次興泉漳三郡泉漳間有金廈二門山各廣數百里商舶
通外洋諸國者悉由廈門出入漳與粵隣漳之南曰南澳屬澳
潮郡次惠州次香山澳次高雷廉渡海港為瓊之南為崖為
岡皆粵東地自遼陽至此中國南面已盡瓊崖之間實為東南

隅緣海轉西則為中國之南面矣盡粵東地而西為粵西更西為貴州省又更西為雲南省雲南者中國西南隅也然雲貴盡

處不盡于海而盡于山崇山複嶺裸々苗夷所居又有緬甸國

皆瘴癘害人不能入而海港亦斷於粵而未遠雲貴也自瓊

崖間渡海港而南水程七更抵東京

國名本交趾地明黎氏為外家所招遂另為一國

東京又渡海港十二更抵安南安南即古交趾國東京安南西

海港自港口橫渡雖甚廣漸西即隘而海亦止蓋海之支汊也

故東京交趾山川實與貴州雲南連屬不斷漢伏波將軍征交

趾立銅柱不以海為限而以分茅嶺為限則接壤可知交趾山

南曰東浦寨曰暹羅曰六崑曰大年曰柔佛曰麻六甲凡六國

皆與中國連中國以其鄙遠弃而不收麻六甲為西面盡處惟北連中國餘三面皆海凡海船由廈門直指南離至東京水程七十更安南七十二更暹羅一百八十更漸偏而西歷六崑大年又轉北過柔佛始抵麻六甲水程二百更至此約已轉出雲南緬甸倭矣雖曰海道皆依山而行實未嘗渡海也自麻六甲

渡海斜指西北四十更為咬啣

臘八音葛

始渡西海咬啣西北

為啞齊

產黃金鑿石取其形方正不假鎔鍊其主無嗣以女總統迄今猶係女主

啞齊之外中國

舟船不得往相傳尚有英吉黎

名英圭立產西洋布嘉文席玻璃器皿哆囉呢嗶嘰與咬啣

等而皆優于咬啣

荷蘭國

即紅毛

大西洋等國皆在西海外莫可究詰只

就咬啣以言其山最大又最遠自咬啣以綿亘西南為萬丹又

極南萬里為馬神

皆產胡椒蘓木沉香黃檀諸香

自馬神轉東迤北為文萊

無

所產極陋極貧

為蘓祿

產大珠有重三五錢者然少光澤中國人名為淺水珠

為呂宋山至此又

在中國極東海外萬里矣又轉北為文武樓山以迄呂宋海船欲至馬神者仍行安南水道既至咬啣以依山而南過萬丹達馬神水程四百六十更非故紆其途也以南海水道未諳不敢渡耳往呂宋者由廈門渡澎湖循臺灣南沙馬磯斜指東巽方經謝昆尾山大小覆釜山遠出東北計水程七十二更往蘓落者從覆釜直至東南水程一百四十更計自咬啣以從西北海中至極南又轉極東再回東北迄於呂宋連山不斷蜿蜒數萬里較中國遼陽至雲南道遠過倍徒惜其割裂分據不能一統

而城郭人民又無幾也以上諸國皆有商船往來貿易其山川
道里風景人物土產皆得悉知之惟荷蘭大西洋遠在西海外
相傳有黑洋晝夜如墨人不能往商船不通至咬啣而止咬
啣以本非荷蘭特為紅毛所占設官分土不知者因目為紅毛
英圭黎亦然荷蘭人驕悍狡獪大西洋又甚焉近歲呂宋亦為
紅毛所據分土番為二十四郡紅毛與西洋人雜治之故荷蘭
者大西洋之附庸也此書述海外諸國道里最悉可與裨海紀
遊相為表裏

太平御覽引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
卒敬君居常饑寒妻端正敬君工西貪賜西臺去家日久思念

其妻像向之意嗟傍人瞻見之以白玉，即設酒與敬君相樂
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謂妻可乎不者殺汝敬
君儻惶聽許攷今說苑中無此條然文亦不甚似中壘筆世行
御覽譌舛特甚豈誤列他書之名歟

山井鼎作孟子攷文謂原本趙注每章注末即繼以章旨孫奭作
疏時去之譏其妄作不知作孟子疏者乃邵武士人偽托朱子
嘗言之豈海外書少而神君彞末之知耶

江都傅溪徐氏藏古銅鬲一有銘三百餘言篆文皆完好略無損
蝕歟汪肇龍稚川為釋文尤詳其不能釋者則仍其原文而揚
州汪德量成嘉復考定釋文且為之章句錄其文于左

周大嬖散邑廼即散用田嶺自瀆涉呂南至于大沽一表呂
陟二表至于邊柳復涉瀆陟寧殫邊隊呂西表于鄰城封
木表于孟若木表于孟若衛內陟若登于丁涼表都麻隊陵
二剛麻表于單衛表于原衛表于魯衛呂東表于將東疆右
還表于嶺衛呂南表郤木衛呂西至于塢莫嶺邢邑田自稿
木衛左至于邢邑表衛呂東一表還呂西一表陟劉三表降
呂南表于咸衛陟州劉登麻降秦二表大人有嗣嶺田第且
牧政父西宮襄亘人虞考祿貞師氏右盂小門人絲原人虞
蒸淮嗣工虎孝而豐父塢人有嗣荆考園十又五夫足嶺大
舍散田嗣土出葵嗣馬單眾邦人嗣工駮君宰德父散人子

虞田戎敬父教昧人慙之有嗣橐州京攸從學以散有嗣十
夫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大俾蕭且翼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
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剔受千罰千傳舉之蕭且翼旅剔
誓迺俾西宮襄政父誓曰我既付散氏田田余又爽變
受千罰千西宮襄政父剔誓舉為圖大王于巨新宮東庭

舉左親譽史足中鬲

鬲高六寸筵一尺五寸半深

三寸二分五徑一尺二寸深亦三寸二分耳高三寸

並今之
裁尺

重四十斤

今之十
六兩秤

銘在腹花紋螭首繞其外德量云右周散

邑鬲銘汪氏曰文九六章末繫以分題與文間連書之曰

篆跡遠古且記曰殷人作誓其亦殷季物與量案文凡十章
首五字一第五行至廣二降械三二表四十有五夫五十夫
六弟且某旅則誓七西宮襄武父則誓八東廷九末行十而
第四章二表竇總結上二章之義器有足四末復作高字竇
高非盤也篆法雖古然非商器觀魯原諸地名皆與周封
建合且亦不類商器款識首標周而未繫以高因名之周太
僕散邑高銘弟某旅西宮襄武父皆不類國君名且如周
器齊侯鐘宋公之鼎皆稱名而必冠齊宋公侯之稱未有不
繫國名者弟或小國而西宮則姓苑載之通志氏族譜謂以
地為氏者其非諸侯無疑以地考之在周魯之間殆周畿內

采地王之卿士也成嘉既作章句十章復以意為地圖凡銘
所載陟降登陟之地及立表之處俱略可按識茲不具錄丁
小足學博拓高銘寄予道失之爰據釋文載之如右

日本山井鼎輯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三十二卷據所列彼國下毛
足利所藏古經舊本有宋板五經正義正德板十三經注疏嘉
靖板十三經注疏萬曆板十三經注疏永懷堂十三經注古本
禮記足利禮記古本尚書古本周易三通足利本周易古本畧
例古本毛詩二通古本論語二通足利本論語皇偏義疏論語
古本孟子足利本孟古本孝經等皆據以攷證補遺其中古
本間有唐以前所遺者惜獨少漢魏以來之石經耳

東京賦狹三王之趨趨軼五帝之長駢或謂二句若乙之則韻叶

見二初齋讀書記

予疑長駢與趨趨四字舊本誤倒耳乙之不特韻叶

而文義亦順趨趨小步也蓋湯武以征誅而得天下故曰長駢

五帝時制作多未備故以小步為比與下二皇遐武相應李善

以為趨趨局小貌猶未得其解也

元大一統志一千卷奏進者為集賢大學士資善大夫同知宣徽

院事字蘭盱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秘書監岳瑛等其書

不知何時所進而二人姓名亦未見元史按元秘書志太祖至

元二十三年蘭命脩大統志至成宗大德七年始成總六百冊

一千三百卷詔藏秘府字蘭盱秘書志作卜蘭禧

元一統志卷帙既繁徵採亦博間有可疑者如彭州古跡九女冢

下引舊經云唐則天朝劉

一統志作陳

易從為彭州長史決崇寧沱

江水溉數縣鄉民獲利九女以斷絕地脉共訴于則天伏誅百姓思易從之德為立廟後九女被理而誅九女事不見于史又官迹門云陳易從彭州古今集唐高宗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易從父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為吐蕃所掠諸子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勅聽次子省之即易從也比至父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步萬里負之以歸見者流涕其後易從為彭州長史決唐昌并沱江鑿派流合壩口歧水溉九隴唐昌田大獲其利後易從李敬業事就州被害民皆

憐之為立祠云云此二事時既相近而事迹亦略同一人耶二

人耶要之攬據宏廣書成衆手自不能無可疑處姑書以俟攷

宋仁宗御書天下昇平四字作飛白行書石刻向在杭州

府學載府志中不知何時為民居取作墻基己亥冬烏程陳焯

映于權仁和訓導始訪得而搨本貽友人石有慶歷八年四月

二十八日小字蓋書此時也又有皇三十九字陳疑南渡後刻

列朝御筆所記石數也周松靄大令謂飛白不用篆隸體而用

行書體此飛白之變也下字昇字民字清字共七點之法奇絕

殆歐陽公所謂出于李唐卿三百點之外者乎

長安鎮覺皇寺後有三女堆舊傳為吳大帝第三女談遷海昌外

志曰吳志孫權步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弟前配周循後配全琮後與孫峻私通謀殺孫琳遷豫章前嘉靖志載全琮赤兔嶺事則三女堆即琮妻無疑第班居長所云第三或琮之第三娶也此言甚謬按步夫人傳云步生二女長魯班前配周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弟前配朱據後配劉纂裴松之注引吳錄云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小弟為繼室是權第三女實後夫劉纂而非全琮也

爾疋草木鳥獸之名往往多合雙聲至于草之邛鉅木之柜柳獸之蛩蚺以二字相合為一物大抵無甚意義不過取雙聲耳此亦天地自然之理

高唐州治度中有石在塔下偶歲大疫獄囚赴讞者跪此石上疫
良已他囚爭求跪之皆驗既而州民聞之奔赴無不立瘳州守
異之命發石蓋古碑半截也洗其背有文皆殘闕可辨者數字
今錄于左石高二尺六寸濶一尺二寸後移濟南署孟琢亭先
生在州時曾拓之凡五行

口是口安口口口

第一行

口口絕口口后口口

第二行

口口秩都口口口

第三行

神口口口見功譽

第四行

口元口口口口口

第五行

易頤之六四其欲逐之陸氏釋文引子夏傳作攸攸蘓林音迪
說文作筵音式六反按攸當作波即滌字漢書叙傳云六世耽
耽其欲波之師古曰波之欲利之貌

尊保衛

李子蟻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已在其後也
迨路巖出鎮益失其勢鋒弱易制中官愛馬泊幸係衝將欲
大拜不能先于息地將命鐸笑蟻陰知之挈一壺家酒鋒曰公
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
以飲鐸妻李氏疑其董焉使元奴傳言于鋒曰一身可矣願為
妻兒謀蟻驚曰以吾斯酒為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
去右見玉泉子葉石林謂蟻當時藩鎮名跡不少槩見此亦

其一端餘竝詳于槐溪客話

尖陽叢筆卷之五

海寧 吳騫 槎客

元海鹽尹頤令君陳山廡龍君記墨跡嘉靖中系孫猶藏之今尚有後居上胥里徐子正諸公皆有題跋綺川王大猷安福臺南劉守謙碭山陳化此三人爵里未詳予舊藏此卷首有朱西村

其仍歸頤氏

容齋隨筆秦碑凡三十四等皆有廿卅卅每四字為句史記輒分為五字句太史公誤或後人傳寫之訛耳騫按雲麓漫抄載國山碑文其誤正同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

黃州再閨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云
何當遠去人生反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
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默漁蓑右東
坡滿庭芳詞乃將自黃移汝贈別李仲覽者尤清警為東坡樂
府之冠後將至陽羨復作滿庭芳詞惟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
句佳宜興邵氏瞻遂取天遠以名其堂

壽夢之戈 重十兩四錢 麋字戈 重七兩七錢五分 四孔素戈 重五

兩三錢五分 五孔素戈 重五兩八錢 商琫戈 重四兩九錢 此諸

古銅戈皆予所藏也

徽俗好稱小字雖卑幼于長老皆然曾不以為恠也按容齋隨筆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起呼三公
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觀此則宋人亦嫌呼小字矣

西南湖 橫港橋

東闕廂

廂外有城址尚存

北闕廂二座

西闕

唐家街

南寺橋

洋北橋

長埭

以上硤石十闕廂

周孝廉宗彞作

明世宗時有周柱善鑲嵌奩匣之類精妙絕倫時稱周嵌常為嚴
氏所養嚴敗被籍諸器皆內入府故人間流傳絕少

餘冬序錄載沈萬山妻麗娘死萬山作離思碑于墓上有云玉骨
土融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云云則萬山亦復情種非
蠢然一富民而已

黃梨洲常戒弟子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吾人置書亦當明

此意

元貢玩齋墓在海寧河塘里墓碑現存海鹽續圖經云貢尚書墓在紫雲山下似未可信

陳善捫虱新話云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細讀似亦非全文

明大內各箋不如宣紙有楮皮者茸細而白有宣德五年造素馨帝印

右軍十七帖張彥遠帖錄載廿二則今內府藏宋本三十則南宋脩內司本廿八則黃伯思謂南唐澄心堂十七帖廿七則明邢子愿摹本缺十五行

秀餐軒帖本吳江某氏刻石陳增城購置于玉烟堂中帖凡四冊
今皆散軼予見楮櫃河褚姓殘石三塊

笠澤叢書今所行本皆分甲乙丙丁四馬者然予見數本有七馬
有五馬殊不遜于四馬者按宋元符庚辰郫人樊開刊于蜀者
七馬是為蜀本政和改元毘陵朱袞又刊之蓋即分甲乙丙丁
四馬者中吳紀聞云龜蒙為元方七世孫著笠澤叢書若干馬
是在宋時卷數亦無定也

宋令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而嫁中吳紀聞述其祖姑許字頤
沂方居父喪頤引此聞于朝得旨成禮

崑山學記張無垢作當時謂無垢有托諷朝士故不刻石而橫浦

集亦不載今吳見中吳紀聞

西湖金鼓洞前峭壁甚高乾隆辛丑秋日有仙書飛來野鶴四字
草書左行大可徑尺極秀逸飛舞之狀是日頽廣州光適遊于
寺中入門時尚素壁留連俄頃迨出則四字儼然墨跡如新度
其勢非人力可以猝成咸稱異事云

朱春圃芬元有校正說文首一條云昔人有以五音韻譜作說文
者故後刻說文者加解字二字乃有說文解字之目此說甚謬
慎作說文解字十四卷明載後漢書本傳可得云後加耶

藍屋趙子函孝廉有雨聲堂及偏園等集今不可見唯石墨鐫華
後附載詩若干篇予嘗從趙氏竹塹見便面一律云姑懷秋色

入長安錢騎如霜曉更寒千里封疆新授鉞一時文武繼登壇
黃金叱撥人爭口碧海蒲桃客共歡獨有酎恩三尺劍願從前
拒斬呼韓送念東老師脩兵西寧趙函斯亦竹垞所謂尚存康
王遺格者與

奚廷珪墨詩云贈爾烏玉珎清泉硯湏潔避暑懸葛裳臨風度梅
月

元時攻漆器者有張成楊茂二家擅名一時明隆慶時新安黃平
沙造剔紅一合三千文

明初金陵揚墳汪家彩皆擅漆技又有漂霞砂金蚶嵌堆漆等製
新安方信川尤有名

染宋箋法黃栢一斤槌用水四升浸一伏時煎至二升止聽用椽
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聽用胭脂五錢深者方妙用湯四盞浸
榨出紅三味各成濃汁用大盞盛汁每用觀音蕪堅厚紙先用
黃栢汁拖過一次復以栢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再
看深淺加減逐張晾乾可用

古人戈戟多通稱牧擔稱尔戈比尔干注戈戟干盾也孔穎達曰
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攷工記戈
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
短異名而云戈即戟者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
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

武王伐商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蓋自陝西至河

南九廿五日見書武成注

尚書顧命

釋文云顧工戶反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

垂孔傳謂戣瞿皆戟屬疏曰戣瞿蓋今三鋒矛云蓋者猶若意

度之詞予家有古銅器其形如劍而短濶下有把安邑宋葆淳

謂此即瞿未審是否

近黃小松拓寄古戈內有古戈字形微相類疑此即戈也

呂刑其罰百鍰孔傳曰六兩曰鍰之黃錢也正義謂古者金銀銅鐵摠為號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錢舜典傳言黃金皆

是今之銅也

宋板書多稱麻沙者麻沙乃閩中坊名宋時麻沙崇化二坊皆閩

中翻刻書籍之所而麻沙本流傳尤多

杜牧之詩云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何義門謂禪智山光竝揚州伽藍名予按徐騎省寄喬亞元歌云禪智寺山光橋風瑟々兮雨蕭々則山光乃橋名而非寺名也

說文婢女汙也漢律云見婢變不得侍祠婢音半

梁蕭莊魏元法僧并南詔陳友諒皆有天啓紀年見蔣之翹宮詞

注

風俗通謂秦繆公殺賢臣百里夷以子車氏為殉故謚曰繆其說與春秋異

朱宋梅云凡學隸書當先雙鈎五七徧執筆要懸腕平移然後臨

摹始得古趣而易成宋梅名誠之字耕可海鹽人

烟霞侶明携李陳氏所造墨名其精不在方程亞今間有存者陳氏以厚資置樂肆號大年堂此墨亦收入樂籠中也

東觀餘論云相宦經今不傳惟馬摠意林及李善注舞宦賦抄出

大略

風俗通義孟子絕糧於鄒薛因殆甚退與萬童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學者但以孔子絕糧于陳不知孟子亦嘗絕糧于鄒薛也

趙文華像在秀水項氏每歲除日楞嚴寺設茶果祀各鄉賢遺像至今文華像亦創其間

予嘗得古銅器形如棗核長寸餘中圓兩頭銳一頭三棱如觚一頭圓皆自腰而分青綠甚古不知何用按抱朴子云吳景帝時戍將于廣陵掘諸冢取板以治城一大塚內有重閣銅人立侍凡數十破其棺中一人髮已班白面如生藉以雲母及玉甚多兩耳及鼻孔中並有黃金如棗許大疑此亦古人耳鼻所塞之物

洪容齋云魏銅爵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嘗得其一以為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為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濶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濶八寸中為瓢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小者規範全不逮而腹

亦有六隸字曰大魏興和年造興和東魏孝靜紀年也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云大布之衣稿糒之食按糒與糲同糒不知

何字洪氏隸釋亦不釋隸辨入疑字類

古錢中有世高通寶無可考

錢侗建元類聚亦云此辨無及

陳大武談問鍾毓曰皋陶何如人荅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也然則鍾繇之繇當讀如文今人作由聲者誤

金樓子志恠篇曰重者應沈而有浮石之山輕者當浮而有沈羽

之水今海寧有浮石沈蘆二物同出于硤石之

紫微山麓及並境之橫山

南齊書東昏紀後宮遭火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殿刻畫彫彩青

好金口帶青好未詳好字書亦無攷

好疑是茲字然金口帶亦不解何物

凱風之詩孟子但謂親之過小者也亦未見其母定欲改適若失節是又安得謂之小過乎按漢章帝與東平王書猶云今送光烈皇后假紒等物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夫欲改適之母豈可以引喻太后乎足徵古無是說也

孟宗有泣竹生筍事晉劉殷九歲曾祖母冬月思筍殷泣林中得以供饌孟恭武事楚國先賢傳謂母思筍藝文類聚以為母亡泣林中得筍以祭二說互异

晉書殷傳謂是冬月思筍二即烏頭味苦有毒疑晉書誤

注蘇詩者人但云施注不知吳中顧景範實預其事東坡長短句今皆無注容齋隨筆云紹興初有傳洪秀才注坡詞錢板錢塘今亦無傳

孟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趙氏注非禮之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
非義之義如藉交報讎也邵武云正義云二事史傳有之卒不
指實竟不知陳質事見何史傳也周勤補孝廉云陳質當讀
如贅蓋古昏禮用贅故曰陳贅娶婦

明永樂中監察御史劉有年獻儀禮逸經十有八篇後亦不顯有
年沅州人有學行尤為尚書黃福所重

東坡嘗醉中與陳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秀英君當是陳姬人
名

朱子藏書閣書厨字號銘曰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
光明永言寶之匪金殿簾舍英咀寶百世其承据此則朱子家

藏書亦止三十二厨昔崑山徐氏傳是樓藏書至百二十厨亦可云富矣

宋時有黃銅鈔牌長二寸餘廣約五六分規上而方下首有小圈孔可以繫繩文楷書面曰臨安府行用背曰准五百文省亦有三百二百者餘未見曰省者蓋宋時之省陌也按容齋三筆云皇朝曰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各省錢銅鈔牌見于正直記而宋史食貨志不載究不知何朝所作予疑是思陵初駐臨安時天下軍儲財幣俱未充權鑄此牌以當錢耳故但有臨安府行用而未見有他府者

名人書函于岐縫處用合同印者始于南唐容齋三筆云南唐有

内合同印

陳振孫名淵湖州人見慎子評語厲鶚云安吉人字伯玉號直齋
端平中為浙西提舉移知嘉興府按直齋嘗著書錄解題竅有
名而明徐猷忠作吳興掌故鄉賢著述門中皆不及之殊不可

解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午之少也婉以
從今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
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
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于臣也此雖曰

知子莫若父然亦譽兒之祖矣

楊子虛解嘲頷頤折頷頷漢書作頷北監文選作頷列子周穆王

時得偃師造木人頷其頤則能語頷與頷音義同

左傳烏鳴于亳社如曰譖。出。甲午宋災宋伯姬卒此蓋與公

冶長事相類知古之解鳥語者正不獨冶長也

少陵詩每用雙聲疊韻夾于五七言句中使人乍讀之不覺細玩

乃知其下字之巧文心雕龍聲律篇云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

襍句而必睽夫音韻之學莫盛于齊梁而彥和之言猶若是杜

陵所以云老去漸于詩律細也

傳芳略陳昉得蜀糖輒以蜜澆之曰與蜜本莫逆交接莫逆二字

正切蜜字澆與交同音

馬衍齋上舍居插花山下築道古樓藏書之富為時所稱晚年業
為之消然嗜古不少哀其花山寫懷詩有云近來常莫仰翁富
賣與山田得買書風致可想按周公謹稱其先人酷嗜書至鬻
其負郭以供筆札之用詩語蓋本于此

漢西華嶽山碑郭香察書察書二字辨者紛明南潯董選周云
道安法師撰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云阿難出經去佛未
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以證察書之說郭香見

續漢書律歷志

詳馮景春集

容齋隨筆謂古莫愁有二一為鄂州石城人樂府所謂莫愁石城

西艇子打兩槳者也一為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所謂十五
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名阿侯者也唐吳子華莫愁曲云聞歡
下揚州相送楚山頭似為郢州之莫愁沈佺期盧家少婦辭金
香海燕雙栖瑤瑁梁似指洛陽之莫愁容齋評宋周美成西河
一闋專咏金陵有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謂似誤指石頭為石城
然予按南畿志金陵亦有莫愁湖在三山門外豈復有三莫愁
耶

余于吳中得古戈內之兩面竝有蟲鳥文一戈字此古所謂琯戈
也薛氏鐘鼎款識有夏琯戈然夏以後亦有之按扶風美陽鼎
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旂纛黻琯戈是也惟此戈篆

與薛摹商瑀戈無異而鈿金猶隱，可見薛謂是商初接虞夏之器，故定為商瑀戈不疑耳。

邢子急跋淳化帖云：前代拓帖墨後漸以駱駝油少澤之，其光可鑒而無邪清膠黏氣，此本是其法也。

米元章十紙說云：唐人漿礮六合，漫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按今流傳宋藏經紙，光明瑩徹，墨色若新，以水浸之，出復如故。蓋本唐漿礮法也。

邢來禽與王百谷書云：春中祝融不仁，延及外藏一二研石，化為池魚。煩公為購一枚，值河十千而殺者，子急先生筆札，鈔天下得一十千而殺之，研已足供其揮灑。蓋時去宣德萬歷開端，溪未久，故佳硯猶易購，今雖倍之，不過下駟耳。

歲首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本東方朔占書今吳下又增九天十地何妃瞻云浙中則曰九蟲十麥徽州則曰九麻十豆流俗相沿又不知其何所本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魯城外門蓋郭門即今之子城又謂之月城也按太平寰宇記魯城凡七門次南第二曰石門子路之宿石門蓋孔子時在他國偶使子路歸省其家迨其將往復命于孔子不覺日晚再出城而郭門已閉遂就宿于石門俟旦過行晨門職司幾察出入當是時必見子路有汲之狀故疑而問之子從誰氏來耶子路荅以自孔氏晨門非唯知孔氏為即孔子

即孔子之出處行事無一不于中是以聞子路之對輒曰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此乃士之避世而託跡于晨門者故
當是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人荷蕢等一流人四書釋地
謂子路宿于石門迨旦門啓晨門訝子路早行始詢之云云似
非實情蓋閭民必以晨門為專司啟門者耳其實司啟亦司閉
也正如周禮閭人云幾其出入以時啟閉無晨昏之分也

孔子同時賢者避世若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人荷蕢晨門
等並譏切孔子而聖人皆未嘗遠絕之卷二馬務曉以大義此
聖人之心也如聞接輿之歌則下車欲與之言荷篠丈人則使
子路往見之此皆在他國或歧路逆旅至無可物色然後已耳

若夫晨門則近在鄉國石門又非僻處何以與子路一問荅之後不聞更有過之者殊不可解豈晨門自此以後亦遁而他往如徐福之變名乎

劉子威續吳錄黎瑤石內翰嘗為予言秘閣書止可三大屋許亦往之為人竊出之

字介葛盧公治長能知鳥獸語見元白珽湛淵靜語明董師張曰治

長辨鳥語見史記注騫按治長解獸語亦見皇侃論語疏又葛洪神仙傳成武丁聞群雀鳴知市東車翻覆米相呼共食也

俗以桂花初放者連枝斷寸許醃酒浸之用以點茶清芬可愛又有用橄欖子者此法竝見于前人題韓偓詩云蜀紙麝煤添筆

媚越甌犀液發茶香犀液卽醃桂也貢師泰詩海風舡候檣柳
信溪兩茶煎橄欖香卽以橄欖子入茶也

古男女燕處之服內外皆直領故唐人詩有胸前瑞雪燈斜照之
句但看流傳舊畫可見至韓致光之粉著蘭胸雪駐梅則此地
居然傳粉矣

論語車中不內顧陸德明釋文曰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按李善
注文選東京賦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陸李皆唐人而考經不
應不同疑文選注為後人妄增不字

吳都賦注曰孟浪猶莫絡也不委細之貌司馬彪注莊子孟浪鄙
野之言莫絡字今人却罕用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按右軍隸頗少傳或謂隸書即今真字

唐王定保著撫言十五卷紀唐進士登科應舉各雜事同時何晦亦撰唐摭言十五卷陳振孫謂其序言太歲癸酉下第於金陵鳳臺旅舍癸酉者開寶六年也時唯江南未下晦蓋其國人與娑羅樹唐天寶中進狀言出拔汗那國不比凡草不止惡禽李北海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云非中土物產所宜有者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洪容齋謂此樹宋時尚存今海寧安國寺藏經閣前有一株不知何時物甚有古致種其子多不出歐陽

公謂之七葉木

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鶡冠子云五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為偏三為之長十偏為鄉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法令者以告偏長此余與周官不同按鶡冠子楚人所言殆楚制與

葉子格謂起于南唐周后然唐已有之鄭谷有龍州韋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詩云紅蠟香烟撲西楹梅花落盡庾棲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鏤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皇頰微黃喜比莊周夢赤重新擲印成寶帖一連直似今之

馬吊矣

尖陽叢筆卷之六

海寧 吳騫 槎客

立信校尉吳時有此職茅山志云杜契音薛杜陵人孫權用為立信校尉後學道入華陽能隱形孫皓封國山碑又有立信中郎將蘇建陸抗傳赤烏九年迁立節中郎將立信蓋其同類也

顧景怡歎益官人梁書高行傳云祖趙隆昌中避亂徙居南史謂其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竊意趙之名載于史傳未必真一農夫或避亂而為農但其始初爵里世系莫可攷耳

昔初作履者婦人負頭男子方頭負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識者以為去其負從之義見宋五行

志蓋未纏足著弓鞋時婦人之履如此

張南軒作經卅紀年二卷其自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子起于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浸遠其事雜見于諸書靡遠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于河南窮往知來精極于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之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于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皇伐商之年蓋武皇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

十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
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者也某不自
揆輒因先生之歷攷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
五百二十有三年列為六圖命之曰經冊紀年以便觀覽蓋紀
年之書自皇極經冊出而后甲子始梨然可攷以前皆不免傳
訛雖司馬遷之說猶未可為據也

閻百詩徵君生平于宋人中最所欽服者劉原父李仁父王伯厚
馬貴與嘗為詩曰原父後仁父經奇史亦奇辭科推一手國論
屬吾兒有宋雖烟海斯人獨羽儀網羅遺失盡異代即同時自
注三句謂深寧著玉海為博學鴻詞科而設四句貴與父廷鸞

卒後為冥官謂其鄉人曰可憐吾兒讀書將來有用處蓋自元迄今徵古者必于文獻通攷鬼固已先見之矣又余嘗集四公逸事為一帙足補宋史列傳之略及馬無傳故落句云然

梁書阮脩容傳云脩容諱令羸本名石會稽餘姚人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為綵女南史所載略同予考梁元帝金樓子內載脩容始末甚悉云隆昌元年齊世祖因荀昭華薦以入宮時值少主失德好為虐戲必斂容正色少主非直深加嚴憚乃反賜金錢及建武之時始安王遙光聘焉遙光敗天監元年選入為露采女賜姓阮進位脩容據此是脩容在宋曾入鬱林王宮亦屬天節目不應抹然此可箴二

史之失

金樓子又以脩容為會稽上虞人而二史俱誤作餘姚人

凡古相傳寺觀名雖出于俚俗然未有確証不宜輕改杭城梅東巷有范明廟相傳以為宋范文正公仲淹然亦未見于前志康熙中嘗鼎新祠于海昌沈翰林珩適在郡謂范明之名不典宜改稱范文正公昭澤祠并為作碑載于耿叢文集至今祠額大書范文正公廟而不知其誤也昔馮山公景居隣廟左少時每過之必入廟瞻拜意甚誠既而夢神告之曰予北齊范某也血食此土久矣今俗皆不知予名以他人代之君當為吾白其誣也山公後檢隋書果得其名因載之于其所著解春集中

四忌銘見後耳目志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

長洲徐大臨編脩載于畏壘筆記蓋亦深有味乎其言也

鄭樵通志六藝略中有吳國山天篆一卷天篆不知何書國山在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未知通志所云即此國山否予嘗登此山拓孫皓封禪碑了不見有所謂天篆者亦不審天篆為何物按東坡續集有天篆記云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帚為子姑神或能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奇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歲黃人汪若谷家神更奇以箸為口置筆口中與人問荅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為人吾是以降焉箸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予余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絳字絳之不可所謂吳國山天篆者

疑亦此類

唐韋續五十六種書五十三曰鬼書宋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臂
上有篆似八分也今日雷書按此即宜興善卷寺及祠山廟柱
上雷書之類

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
安做宋廬陵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
將安仗五字

晉司馬保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近婦人

又永平府志載二人一重

七百斤一重千三百斤觀此知安祿山之重三百三十斤不足異矣

明楊忠愍公以嘉靖丁未成進士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時海

鹽鄭端簡為攷功司郎中一見深器重之遂相莫逆忠愍以諫
馬市謫官復擢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不數月轉兵部武選司
時端簡方為南光祿卿臨別謂忠愍曰俟時而動無蹈前車忠
愍領之至都竟以言事被禍其在繫時與端簡書云別後一路
日食奏稿成日夜奔趨至京師十八日到任日食次日贖本至
端門聞孛內靈臺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即趨出連日快至十
八日故又有此奏二王事本後原有一段大意謂賊臣之得專
權皆原於皇上父子之不相見後俱削去止存此二句猶有此
禍打後兩腿出血膿約四五十碗肉爛幾見骨今幸將平復遂
日心亦坦然略無懼慄意南都之事主張贊成專望老先生言

不盡意統惟鑒諒初會湖翁有欲老先生還朝之意竝報二月十一日頓首具左地端簡手跋左方云癸丑三月五日應天府當談林居龍從京回附此信至得見椒山先生手書始知天相正人無恙喜甚喜甚海上大笠生曉謹識右墨跡舊藏鄭氏今歸予家墨跡後名人題識甚多鄭履凖跋謂丁丑四月三殿災人皆見忠愍青巾素服憑殿西角檻指搗若救護狀移時方隱此事又史籍碑狀所未及者

晉齊王攸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大戎所滅以事接

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詞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筮妖恠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

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四海見帝臺西王
母圖詩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
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夫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
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
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
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又以今文寫之見晉東
晉傳杜預春秋後序不及此之詳故脩錄之今所傳及冢紀年
蓋又非當時原本
曹秋岳侍郎嘗輯學海類編裒集書凡三百二十餘種分經史子
集四門予在桐鄉金雲莊主事家見其凡例一卷有門人陶越
艾村按語艾村嘉興人聞原書二十冊今嘉興陶氏尚有藏本

毘陵志三十卷咸淳四年州守四明史能之脩元延祐丁巳教授
三山李敏之重修予在吳門見舊刻本如此陳直齋書錄解題
及文獻通考並云毘陵志十二卷教授三山鄒補之撰按明正
德中張愷為常州府志序云毘陵舊志昉于宋教授鄒補之續
于咸淳太守史能之又按能之毘陵志序亦云毘陵有志舊矣病
其略而續之蓋鄒實昉于前而史續成三十焉于後明洪武初
郡人謝應芳又續成十卷成化中朱昱又續脩毘陵志四十卷
顏子髮早白竟天天年故世謂鬚髮早白者都不壽然考晉書王
彪之年二十鬚髮皓白時稱為王白鬚後至尚書令卒年七十
三則亦有不盡然者

晉書鍾雅傳元帝時有事于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教於京坻
府君為元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詔曰
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義取于重孫
可歷世共名無改也按此是曾孫之曾音當如層而世作增音
者為非矣今新安俗多讀層音

吳趨陸紹曾處士有銅壁一迳五寸許厚半寸肉倍于好上有花
紋徽類蒲穀之象銅壁不見于考古博古二圖按漢書元后傳
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
后今此壁有花而無文又不知何代之物

通雅官制門枝官校官也下引趙彥衛云溧陽縣有東漢潘長史

枝官碑或疑其為校官字按後漢書永平十年南巡狩祠章陵
日北至又祠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奏鹿鳴帝自御塤苞和之
則東漢鄉縣有校官矣騫按校官碑明著于洪氏隸釋作枝官
碑殊不可解此殆因商氏所刻雲麓漫抄中誤刻校官碑作枝
官碑而方氏又誤記下文或疑其為校官作或疑其為校官遂
著此一條嘗得舊抄雲麓漫抄善本則枝官碑實枝官碑通雅
此條殊可刪也

鷹窠頂在海鹽縣南孤峯峻聳鷓鴣之所宅每當秋風高厲居民
家事羅網捕獲以鬻四方其雛之下者以供庖謂之菜鷹歲以
為常不知始于何時按鄭文寶南唐近事云烈祖輔吳日羣校

多從禽聚飲近墅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于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勅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鷄可不令而止由此觀之則海鹽出鷹其未尚矣而五季時海鹽屬吳又可補圖經之闕

杭望浦先生輯歷代藝文志用數十年之功搜羅記注誠鉅觀也稿存于家其子以半部質于維揚馬氏玉玲瓏館半部質武林孫氏壽松堂今馬氏藏書俱散不知歸誰何矣

崇文摠目云三國典略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叅軍邱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為三國起西魏然後周而東包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遺自二十篇以下卷闕據崇文摠目所言則

典略在宋時已闕而不全近有從永樂大典抄出者僅止一卷
蓋闕佚又不止如摠目所云矣

勅吏部侍郎兼太子左諭德聞人拱辰卿分六職政籍統于文昌
吏掌三銓事九載于武選倘非老成已試之舊曷稱小宰不次
之除具官聞人拱辰端亮不回誠明自得學以致道豈徒摛章
繪句之為事不辭難每有利物愛人之志久徘徊于外服深簡
在于予表肆旌持節之勞亟下予環之寵記言丹陛啟沃者多
嘉謨嘉猷諭德青宮輔翼者皆正言正事自攝銓衡之貳益高
鑒裁之功朕每歎才難欲效唐虞之攷績見諸法守求如裴馬
之知人爾其司我官簿扼其吏姦唱擬註聞無謂有司之事諭

司獻納尚殫許國之忠爾其體思益恢遠業勅如右牒到奉行
紹定六年十一月廿一日下右勅用白麻紙高一尺一寸長二
尺一寸八分紙色微黃上下有花紋書法蒼健如山谷體如
右牒上璽一篆文八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輟畊錄
所載畢景儒本傳國璽同十一月上亦有璽一文不可辨勅後
附拱辰像自腰以上至頂凡高八寸其人豐頤廣顙微有須冠
烏巾兩脚垂于肩上無題字紙色與前勅相類然更堅厚未附
文之山跋恐不足據此卷今在洛溪許臧芳茂才家拱辰事跡
未見于史傳姑識之以俟博學如南村者攷焉

臧芳又藏淳化帖一內鍾繇宣示帖後有戎路帖他本皆無之昔

王弱林司勳云曾見海昌楊次也淳化帖內有戎路帖豈即此
本耶每卷尾奉聖旨聖字他本與前二行平而此本高一字

鍾鼎款識摹秦爾玉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古篆八字以為最古

乃畢景儒輟耕錄作景傳所傳予見紹定墨勅亦用此墨豈後世帝王

所做摹耶然宋史輿服志及文獻通考等皆不載

安邑宋明經藻淳得銅帛符二一曰騶男右五一曰五原左一按

五原左一蓋是五原太守之符騶男不知何時所設

嘗於吳門陸貫夫所見明張峻尚書聘子婦書辭旨既佳書法亦
極道健有宋元風格按古人聘書皆親為之非若後世但據拾
套語而已宋秦會之報郭知運聘書云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

選乃官不卑于作贅何詞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贅字秦曰
如此方束縛得定亦此類也

贊夫又藏明魏潘自書虛白齋記行文頗得古意末一印曰湛盧
劔閣豈湛盧之劔至明猶在耶吾知其必不然矣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孔安國解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
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若當其所則為仁也
按應璩新語云十室稱忠信觀過必黨里是應氏以里黨解黨
字與諸儒釋異

張靈對酒詩云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須盡掌中杯
高歌夜知是人生第幾回竹垞以為絕唱

宅京記二十卷為亭林晚年所成之書蓋踵肇域志及郡國利病書而成者卒後崑山徐相國從遺書中檢得始為之序時庚午之春也未有亭林嗣子衍生跋云先府君著書數種俱有自序載入集中茲編告成最晚甫脫稿府君捐館徐相國遣人取去自念雲泥勢阻無能往索至相國歸田後始獲檢還復錄二本一貽潘太史一贈靖逆侯不肖某泣血誌觀跋意似有所不滿意于相國者然予觀此記上自三皇而下訖于元有明一代皆不及或疑為亭林未成之書又按立齋序謂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歷代宅京記皆本之二十一史及一統志天下郡縣府州諸志是三書皆至元而上初非未成也

長安志云漢瓦形製工妙工極精緻雖塵壤積蝕殘缺湯沸破之
如新人有得其瓦頭者皆作古篆盤屈隱起以為華藻其文有
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有曰漢并天下有曰儲省未央有曰
萬壽無疆有曰永奉無疆亦有作上林字者昔人有于東倉得
秦瓦文曰羽陽千歲羽陽秦武王宮也以是知古人製作不苟
雖一瓦甃必有銘識不特彝鼎為然耳又有得瓦作楚字者亦
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于咸陽北坂上意者必用其國號以別
之歟又未央字瓦凡離宮故基亦皆有之今杜陵碎瓦中皆有
未央長樂等字亦不知其何故也

又云古瓦陽面多作小窩泡狀如雨點亦有作繩痕者予嘗過巨

鹿臺下見其敗瓦亦然乃知秦漢以前製皆作此但不知所以製之之意或曰蓋仰用者以固泥也說亦有理又唐瓦有如漆者蓋是碧瓦歲久而色變也漢瓦皆素獨故城中未央瓦皆黑聖如鉄錫今不多得其所得者皆離宮瓦也

吳守墨嘗在志館見朱稼翁出竹垞先生遺筆已五十餘年顏色不變用之與新穎無異始知俗稱筆陳如草之說為非篤論也宋史王應麟傳載所著書卷帙多與今玉海所刻不同如詩攷五

卷

今一詩地理考五卷

今漢藝文志攷證十卷

今無證

通鑑地

理通釋十卷

今十卷

通鑑荅問四卷

今五卷

集解踐阼篇補注急篇

六卷

今共五卷

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

今王會自為一卷

玉海二百卷詞學

指南四卷姓氏急就章六卷

今上下二卷

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

六卷

今上下二卷

今未見者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

垣類稿二十二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蒙訓七十卷詞學題苑

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小學諷咏四卷而玉海又有周易集鄭注

一卷本傳未載

論語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康成注云居於仁者之里是

為善也皇侃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

居仁者里必是善也今邢昺論語正義誤以善為美殊失本義

李善文選注引鄭注亦作善

孟蜀石經今世所傳甚少予嘗從趙氏竹垞庵見在傳數葉凡經

三百二十餘字有杜氏注唐開成石經及宋臨安府石經皆無注也晁公武云蜀石經左氏三十卷不題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文中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刻石也此石在成都府學不知何時散佚考曹能始四川名勝志石經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門七十二子象石經禮記有數段在合州賓館中然則趙臧左傳殘碑雖不全亦舊榻之可寶者矣

堯典正月上日鄭康成注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建丑舜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至歲二月東巡守鄭注又云歲二月者建卯之月也按禮記王制疏云巡守皆以夏仲月者律歷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

取四仲月然則舜受終于文祖則用堯正建丑之月而巡守則用夏正建寅之月蓋唐虞之制如此非鄭自相矛盾也

湖州府治頭門下有暗水頗深其色黑不知通何地相傳夙有怪魚為害州郡有滕公郭公者鎮制之遂潛伏不出至今五更樵樓擊柝猶作滕公郭公在之聲云

宋太學石經為高宗宸翰在今杭州府學文廟之兩廡陷置壁間雖闕失漫漶而間猶可讀左氏傳後有跋云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聖王在上則君師之任歸于一故堯舜之世萬邦咸寧公屋可封者治教之功効大驗也伏惟主上以天錫勇口撥亂世返之正又於口之餘親御翰墨盡書六經

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朝夕從事為諸儒倡口因口請刊石于
國子監頒其本徧賜口官堯舜君師之任口幸獲親見之夫以
乾坤之清夷世道之興起一人專任其責所為絃綸於心表儀
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於不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幹臣願與學者勉之紹興十有三
年秋九月甲子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監脩國史提舉寶錄院提舉詳定口勅令提舉編脩玉牒
所魏國公臣口檜謹記右跋不可識者僅九字餘尚完好朱竹
垞杭州府學宋石經跋謂秦檜一跋已為明巡按吳訥推碎者
殊誤跋引詩維周之楨以楨作幹蓋避仁宗嫌名也然此數句

豈必不可易乎檜之不工筆札也甚矣

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此可見子夏居喪之盡禮孔氏正義必欲据家語及詩傳以為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衍之而樂以合于曾子喪爾親使民未有聞之語過矣

海島有蟹其匡宛具一人面鬚眉鳳目隆準豐頤絕類漢前將軍海濱之人呼為閩王蟹見明李頴續南華頴字考叔錢塘人諸生毛文龍守皮島時頴常在其幕中尤長于詩